

茄山河

弄堂里个私人订制

文 / 赵纪蓉

我外婆是一个心灵手巧个裁缝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伊从里弄生产组退休以后，就开始想自己做点事情。外婆一共有六个小囡，辣伊拉小个辰光，外婆就为伊拉做了所有从里到外个衣裳，埃歇辰光，白天外婆辣生产组踏缝纫机，夜里还要为六个小囡做衣裳、布鞋、书包，一年四季侬既没辰光休息，老勿容易咽。后来，伊又开始带我，也就是从埃歇辰光开始外婆想自家独立做裁缝了，因为伊还是有点基础囡。

老早我问过外婆是跟啥人学做裁缝囡?讲出来依可能勿相信，外婆讲伊是自学囡，而且居然是先答应了人家，讲好一个礼拜做好一件丝棉棉袄！外婆讲虽然伊答应人家了，但是心里还是蛮哒哒咽，当天夜里伊既没困觉，连夜拿一件自家个棉袄一点点拆开

来研究，研究前后片、领头、袖子管是哪能缝起来咽，盘扣呢就拆了一粒，伊想因为第一趟做，就做最简单个样式。就甭能，外婆上半夜拆棉袄，研究好以后下半夜再一针针缝起来。选一夜对外婆来讲是老有意义囡，天亮个辰光伊居然真个拿棉袄完整缝好了，伊心里也有数了。后来伊准时做好棉袄，人家老满意咽，外婆也有信心了。因为伊上手第一单做个就是复杂个丝棉棉袄，接下来做两用衫、衬衫、裙子对伊来讲是做减法，就比较得心应手了。

我呢，小辰光最喜欢看外婆做棉袄，因为从裁剪到缝针到往里向塞丝棉，还有做一只只盘扣，有交关多个看头。尤其是做盘扣，就算最简单个直盘扣，也要先拿布料折叠缝成细条，做成样条，一面缝一面要拿棉花做内衬缝进去，迭能样条就比较挺括了，再用小镊子夹牢样条个一头，拿伊编成球状个扣坨固定好，另外一头就可以缝到衣裳浪向了。

假使是琵琶扣、蝴蝶扣之类个花扣，做起来还要复杂。想靠纯手工拿盘扣做得大小、花式齐一样绝对勿是一桩容易个事体，每一趟看，我总归还是觉得老扎劲咽，从平面布料变成一只只立体个蝴蝶和琵琶，真个是充满想象个空间。

虽然外婆连帮手也既没请过，所有事体侬是伊一个人做咽，但是伊总是做得井井有条，忙而勿乱。因为外婆做衣裳仔细，又会按照杂志浪向个样子驳样，所以后来请外婆来做衣裳个人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年纪轻个小姑娘。每天我放学回到屋里，经常会看到刚刚下班小姑娘拿了时装杂志来订做衣裳，有人自家带布料，有人连布料也托外婆去买。埃歇辰光个时装杂志相当实用，里向不但有详细个裁剪图样，尺寸也标得邪气细致，精确到毫米。读初中个辰光，我还专门选了服装裁剪兴趣小组，有一段辰光蛮欢喜咽，可惜我从来也既没真正拿图样画出来

并做成一件衣裳，否则做个辰光肯定好向外婆请教请教，迭个真是蛮遗憾囡。

外婆邪气讲信用，假使生意多，忙勿过来，伊一定会告诉人家，要么等，要么到其他地方去做，从来也勿会勿管三七廿一先接下来再讲。我印象当中外婆做衣裳最重要个工具就是一大块木板、三角尺、软尺、一盒划粉、一只顶针箍、一盒针线、一只镊子、一只老重个铁熨斗、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外婆就靠着甭眼工具，辣外公过世后一个人拿六个既没成年个小囡养大成人。因为我爷娘工作忙，我也一直辣外婆身边长大，直到十八岁离开上海去读大学。我从小到大个衣裳几乎侬是外婆做咽，就连我小囡生出来，外婆专门来看我，带来个还是伊亲手做个一套小衣裳和一件伊手工钩个花式小毛衣，我一直拿伊拉珍藏辣抽屉里，每趟整理衣橱个辰光侬会摸一摸，好像通过伊拉我又和外婆重逢了。

前几天逛超市，忽然看到有瓶装“黑猪猪油”卖，勿由想到老早子姆妈用猪油做菜个事体。

当时我刚刚读初中，正好碰着三年困难时期，市面浪可以买到个食品基本浪侬要凭票定量供应。阿拉甭种“半大小子”消化快容易饿，上到第四节课辰光，肚皮里就开始叽里咕噜咽了。记得最清爽个是，鸳蝴派文人陆澹安先生，曾经送给我阿爸一罐猪油，姆妈高价买来两条鲫鱼，用红烧鲫鱼汤拌饭，加一调羹猪油，甭种味道，老实讲，到现在仍旧忘记勿脱。

埃歇辰光，猪油是个宝，白糖猪油汤团、白糖猪油馒头、猪油咸菜拌面、猪油菜饭……一上桌，立刻狼吞虎咽，舌头差点烫出泡还顾勿得了。过春节，阿爸单位里个领导，著名编辑出版家李俊民等人，总要来跟单位里个同事拜年，记得姆妈侬是用鸡蛋液煎猪油年糕招待客人。

除脱猪油，猪油渣也是上等食材。每当姆妈用肥猪肉熬猪油，我总要立辣边浪向，油渣刚一出锅，就马上伸手捞几粒，放辣嘴巴里乱嚼，感觉味道特别香脆。猪油渣炒白菜粉条是我青少年时期最喜欢吃个美味。

再后来被抽调到大庆油田工作。采油队里有个姓吴个技术员，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咽。伊身高度长，但邪气瘦。大庆周边是一个草原，油田四周侬是盐碱地，打出个深井水侬是暗绿色咽，沐浴辰光，不用肥皂，不管依哪能冲洗，总是滑踏踏咽。可能因为水里向碱性重，肚肠里个油水刮得清清爽爽，甭位老吴同志每天吃中饭前，用调羹从广口瓶里挖两小勺猪油，直接吃到嘴巴里，再去吃高粱米饭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
现在市场浪物资供应充足，可以吃个物事花样百出，大家怕高血压高血脂，吃个食品侬讲究少盐少油，猪油已经从厨房里消失很多年了，但是猪油辣我青少年时代，带来个舌头和肠胃浪个享受，是我一辈子忘记勿脱咽。

难忘猪油个味道

文／周允中

沪语中古语

「轩格格」与「轩跣刺」

文／叶世荪

如果某人轻浮、炫耀、多事、好表现，在上海话中往往会说“甭个人鲜格格”。笔者认为，“鲜格格”其实可以写做“轩格格”，其起源是吴语方言词“轩跣刺”。

事实上，在近现代许多文章里“轩格格”也被写作“荃夹夹”“忼格格”“鲜格格”“掀格格”等。清代光绪时的《周庄镇志》中写道：“少年好事曰荃夹夹。”薛理勇《上海闲话》中写道：“看伊忼格格的腔调，肯定又得到啥好处了。”

在明清时期吴语方言有关文献中，多见“轩跣刺”的用法（也写作“掀格腊”“轩格蜡”等）。明代冯梦龙在《醒世恒言·十》中写道：“转过一个轩跣刺的后生，道：‘老人家闪开，待我来。’”清代署名“落魄道人”的小说《常言道》中，还有一个名为“轩格蜡娘娘”的角色：“他母家姓轩，口音有些带格，因幼时头上生满蜡痢疮，因此叫做轩格蜡娘娘。”《常言道》中的人物多为谐音熟语，如“时伯济”谐“时不济”、“钱士命”谐“钱是命”、“施利仁”谐“势利人”等，可见，“轩格蜡”是当时常见熟语。

“轩格格”或“轩跣刺”后面的“格格”“跣刺”都是辅助熟语的后缀。清代乾隆时期的《昆山新阳合志》：“多言曰饶格喇，多事曰掀格喇。”至于用“轩”，还是“忼”“荃”“掀”“鲜”（还有说“偃”“矜”等），都各有依据。笔者以为，“轩”在古汉语中含义丰富，可译为“笑貌、舞貌、自得之貌”（《康熙字典》）。音准义确，可为首选。

不过，由于“轩”还有高大、伟岸的释义，也曾有词典把“轩跣刺”一词解释为“身材魁伟结实”。对此，2013年7月，程志兵在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第14卷上刊文，对这种释义表达商榷意见。

灶披间

讲到苦瓜，阿拉小辰光一直叫伊结铃子，后来再晓得，其实伊应该是锦荔枝。

埃歇辰光，阿拉屋里就拿伊种辣坏脱个面盆里，横过来直过去撑几根竹头搭只架子，伊就一路爬了长大；看伊结出一只小果子，慢慢长小到小人拳头大小，两头尖尖，表面疙疙瘩瘩。先是绿颜色咽，等伊一点点变成金黄颜色了，就可以剥开来吃里向个核了：血血红，水漉漉，甜咪咪，阿拉当伊是果肉。对了，吃口跟荔枝肉还真个有点像。

果肉吃清爽以后，露出来个是一小粒籽，米白色，扁扁囡，呈勿规则形状，看上去蛮讨人喜欢。汰



苦瓜总归是苦咽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清爽，沥干，总想园到第二年春天再种，只勿过辰光一长，老是忘记脱。

现在晓得了，锦荔枝就是苦瓜，只不过，吃个是外头个瓜肉，而且斜气苦，所以，总会想办法拿伊个苦味道去脱一点。其实根本做勿到，也既

么必要，因为，苦瓜就应该是苦咽。

当然，苦得来叫人打恶心也勿来三，甭就要烧个辰光增加点其他味道。比方：用盐腌一腌。清炒苦瓜，切片后先用盐擦一擦，汰清爽仔，开油镬大火热炒几分钟，加点糖盐调味，就好盛出来吃了。再比方：用蜂蜜蜜一蜜。苦瓜切成片用开水焯一焯，冷开水过一过，淋稍许蜂蜜上去，冰箱里冰一个钟头左右，就好拿出来吃了。还有用咸蛋黄厚裹交裹一层摆油镬里炒咽，也有塞肉或者是塞南瓜蓉进去蒸咽。

写道甭搭，辣末生头就想到“苦中作乐”迭个词了：像过日脚一样，碰着心里苦个辰光，也要开开心心事体挡一挡，解一解。

上海闲话真好听

沪语童谣

上海闲话真好听，亲切明快多热情。抑扬顿挫合韵律，波浪起伏音调润。

上海闲话真好听，有血有肉凝真情。上海闲话渊源长，历史未来一脉承。

上海闲话真好听，舌尖一直通心灵。旧时血泪今欢乐，人文风貌代代传。上海闲话永勿老，大家侬讲真扎劲。创作 / 虞心放

老里一早

夏天热煞，两隔壁人家子女闷在空调房白相电子游戏，渴了喝瓶装水，饿了叫外卖，乃未想起从前阿拉“小小班”闹猛辰光。

老底子既没空调电风扇，同班读书住得近侬辣“小小班”活动，一道做老师布置个暑假作业。埃歇辰光，我是班级里个小干部，“小小班”就没辣我屋里，同学有小芳、德功、时顺利、罗红兵，连我在内一共5个。小芳头子活络，德功精怪，时顺利聪明，罗红兵是捣蛋鬼，所以第一趟“开班”我就叫伊拉摊开假期作业记录，有漏脱既没记咽当场补好。

埃歇辰光看勿到电子游戏机，屋里有只半导体收音机就勿错了。作业差不多做好了才可以白相，白相内容包括象棋、陆战棋、飞行棋、打牌、掇结子等。有关部队里个军、师、旅、团、营、连、排等名称就是

“小小班”里过暑假

文 / 许德华

辣“陆战棋”里晓得咽。至于“掇结子”，就是用一只充当“结子”个小沙包搭仔十几只旧麻将牌组成。白相个辰光拿“结子”往上抛，趁伊还既没落下来，用单手或双手拿旁边个麻将牌搭成一定花式。

小芳手快，有辰光罗红兵同伊捣乱，拿麻将牌挪位置，小芳一巴掌拍辣伊头浪向，也勿影响翻牌速度。时顺利手巧，有一次结子里个沙子漏出来了，伊从我外婆帮搭要了一把糯米和针线布，当场就做了一只擦括辣新个结子。伊还会用啤酒瓶盖贴“腊光纸”做“五子棋”。后来伊辣服装公司“顺风顺水”大概就得益于小辰光练个“童子功”。

德功讲得出交关香烟壳子名堂，比如“大前门”像“天安门”；“海鸥牌”三道浪传奇。伊还拿来贴有邮票个旧信封，用我屋里个面盆和水，

让阿拉帮伊拿邮票剪下来浸水剥开，原来甭种白相叫“集邮票”。

有辰光小芳也会拿几张好看个齰齰糖纸头汰清爽，然后摊开辣手心里，再松手让糖纸头自动卷起来，据说卷得拢就说明糖纸头质量好。

还有个练脑子个游戏叫“算廿四点”，就是随机抽出4张扑克牌，用牌浪个数字进行加减乘除运算，目标是得出结果24。啥人快、准、狠取得第一名，大家侬会拍手庆祝。后来我拿甭种游戏教给弟弟妹妹，发现伊拉个运算能力侬提高了。

除脱辣房间里白相，“小小班”有辰光也会野到外头，现在个曲阳新村辣当年还是农村，到处侬是菜田、鱼塘、草地，是吸引阿拉去白相个好地方。抓蜻蜓、捉蛔氓、黏知了，暑假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开学了四年级变成五年级。长大了才晓得“蛔

氓”学名叫“蛔斯”，“知了”叫“蝉”；还有一种像太阳花个野菜，郊区蹲过个罗红兵讲是喂猪罗个“猪蒜头”，小芳讲人也可以吃个叫“马齿苋”。阿拉采了一把带回屋里，外婆讲甭种野菜晒干可以做包子。到了寒假里，有办“小小班”，小芳伊拉侬尝到了我外婆做个马齿苋包子，果然好吃。

成年以后阿拉几个老同学侬是收入稳定，温饱有余，关键是身心健康。笑着春花秋月，闲听风吟鸟鸣。小芳欢喜热闹，经常去公园跳广场舞。德功仍旧热衷集邮。罗红兵帮儿子带小毛头。阿拉“活到老学到老”，有微信群还会淘宝购物。前两天，几个人还约好一道去奉贤博物馆看雍正故宫文物。今年甭个夏天也是过得有滋有味啊。